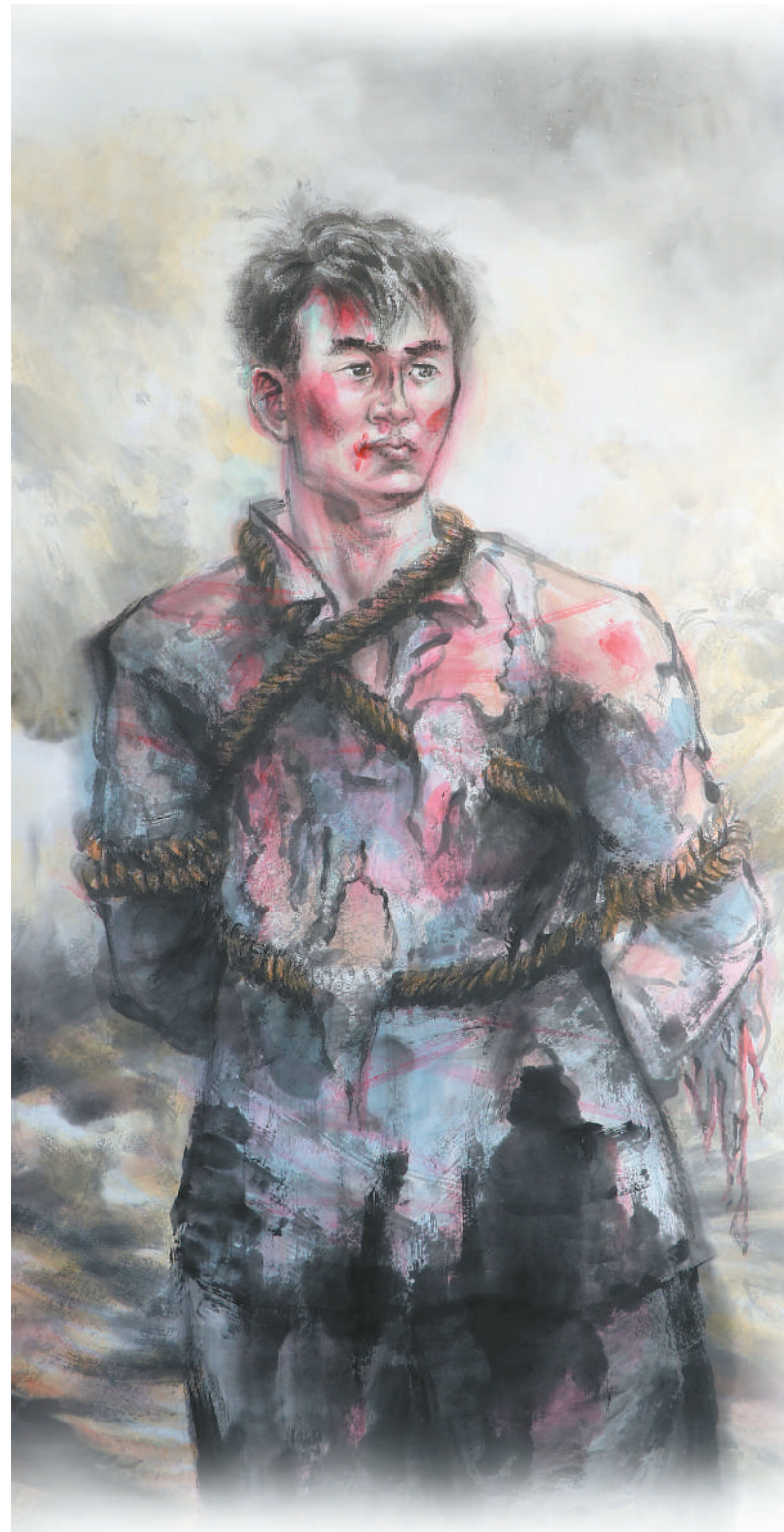


# 黄河涛声

■卢广峰 袁 翊



## 听涛

■孙佳欣

牺牲之前，李子光耳边回响着黄河水拍打着堤岸的咆哮。那声音如阵阵春雷，使他想到了入党那天，宣读誓词时他心潮的激荡——从此，他不再只属于自己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团结各方力量，秘密奔走于隐蔽战线，直至为信仰而死，是他这辈子无悔的选择。涛声大作，黄河怒吼着，滚滚向东流去。

李大川带着村民们扛着苹果树苗

向茫茫大山奔去。种树、致富，这是王星星的遗愿。李大川还记得，王星星在信中常常提到，他想念家乡的大山和河流，等退伍了，他要回去，和大家一起寻求致富之路……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景。我们有理由想象，多年过后，当苹果树在风中如波涛一样起伏，阵阵果香中，应有王星星带着笑的脸庞。

翻过一座山，还有一座山，但只要把它当成最后一座山去征服，总有到达终点的时候。行军结束后，那一座座山在王鑫的梦中如一道道波涛，他看不见堤岸，但知道要往前，一直往前。

人生如长河，时而潺湲，时而汹涌。故事，是波涛滚滚中飞溅的水花，请仔细听——涛声阵阵，拍击着我们的心房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赵瑛鹏  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

## 长征

第6278期

## 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电话铃声响了，李大川抓起话筒。电话里面问：“是山岭村吗？”李大川说是。对方又问：“您叫李大川，对吧？”李大川说对。那边接着说：“噢，这就对了，请您3天内到黄岭火车站取货，货物名称是苹果树苗。”

李大川一听有点懵，忙问道：“师傅，麻烦您看一下，发货人是谁，别弄错了。”电话里说：“错不了，发货人叫王星星。”李大川一听，脸色顿变。等他醒过神来，那边传来了忙音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4年前的一天，村支书李大川刚走进村部大门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报告！李大川转过身看，是王星星。只见他穿着新军装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他来了个标准的立正，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李大川笑了，夸他穿上这身军装真威武，将来会有大出息。

王星星的爹过世得早，他跟娘相依为命长大。他长到18岁，跟娘说要去参军。娘望着高大的儿子，心道这孩子真是长大了。

李大川知道他的心事，那就是放心不下他娘。他拍拍王星星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娘的事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去保家卫国吧。”王星星又给李大川敬个礼，离开了村部。



## 苹果树苗

■霍 民

出了村部的门，王星星又折回来，说：“这几天夜里，我一闭眼睛，就想这里的大山，这里的河流，这里的乡亲……李伯，过几年我要跟您一样，退伍后就回到山村来。”

王星星参军一年多的时间，就荣立了三等功。喜讯传回了家乡，李大川拿着王星星的立功证书，喜滋滋地站在村部大院，扯着嗓门喊：“咱们村有喜事啦！看看，王星星给咱们山岭村争了光，长了脸。我早就说，这小子是个好苗子。”村民们都围了过来，王星星的娘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王星星到部队后，常给李大川写信。在信里，他诉说着自己的部队生活，关心着家乡的变化，再就是感谢李

大川照顾他娘。最近的信中，王星星开始关心乡亲致富的情况。李大川很欣慰，觉得王星星有出息，还不忘本。

王星星参军快4年的时候，李大川突然接到了一个消息——在一次特殊任务中，王星星为救遇险的战友不幸牺牲了。

晴天里响惊雷。李大川顿感心如火刀绞、天旋地转。他闭上眼睛，仿佛又看见穿着崭新军装的王星星向他跑来，立正敬礼，说报告。缓了一会儿，他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走到村部院子里，捡起一根铁棍，把挂在老榆树上的一块旧钢轨敲得山响。这个挂在老榆树上的旧钢轨，是过去村民上工时敲的“钟”，已经废置多年了。乡亲们听到“钟”声，都

对我抗日根据地大肆烧杀掠夺，无恶不作。然而，即便在这样一片白色恐怖之下，英雄的身影仍在秘密活动着。

为了尽快打开局面，经党组织批准，李子光先是借用“道徒”的身份，团结了一大批贫困出身的青年学生、农民和知识分子，在沿黄河一带的许多个村庄里，发展了几十名党员，继而又在这些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和党支部。同时，他还通过这些党员，动员了众多的青壮年，加入八路军队伍里去。

佃户卢金聚，家有5个子女，穷困潦倒，只得挑着儿女四处逃荒要饭。李子光得知后，派人将他寻回，并为他申请了一部分粮食进行接济。卢金聚感动得热泪纵横，万分感激地说道：“您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全家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您。”后来，经李子光介绍，卢金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被推举为农救会会长。他带头给八路军筹措钱粮，还亲自把16岁的二儿子送上了抗日战场……

### 三

去年春天，黄河以西的日伪据点已基本被拔除干净。五区对敌斗争的重点转向河东。

为了早日消灭盘踞河东的顽敌，李子光接受了前往河东开展工作的新任务。从党员张从礼那里，他了解到在河东地界的白塔村，有张从礼的启蒙老师阎殿瑞。

这天夜里，李子光和张从礼一起来到了白塔村阎殿瑞家。寒暄过后，阎殿瑞仔细打量着叫花子装扮的李子光，一时感到有些困惑。张从礼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表哥，我刚从外地接他回来，因为断了盘缠，只好到您这里来找点吃的。”

吃饭间，李子光有意把话题引到抗日救国的事情上来，颇具爱国情怀的阎老师听罢，深有同感。一旁的张从礼见时机已到，这才向他道出了实情。阎老师十分理解李子光的处境，当即表态：从今以后，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协助李子光的工作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可以把这里作为一个落脚点。从此，李子光成了他家的常客。

### 四

又一天夜里，在张从礼的带领下，李子光来到了河东的丁口村。村里有一位张从礼的亲戚，叫丁连保，时任伪副乡长，在当地很有些势力。

见到丁连保之后，李子光单刀直入向他说明了来意，又一一向他讲明了我党对敌伪办事人员的相关政策，希望他能看清形势，改邪归正，多为八路军做事情。丁连保听了，不禁连连点头，态度诚恳地表示，他一定照办。

此后，李子光利用丁连保的关系，结识了一些能够了解到敌人内部情况的人，为更加扎实地在河东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李子光来到了丁口村开明伪乡长丁正刚家里，与他一起研究对亭山头炮楼伪军策反的事情。交谈过程中，当得知亭山头炮楼的汉奸头目周二皮正在本村的一户人家喝酒时，李子光一时愤慨。

周二皮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多次

带领炮楼伪军滥杀无辜，手段极其残忍。组织上早就有铲除他的想法。

李子光只身来到那户人家，借故找水喝，一眼就看到周二皮正在那里，红涨着一张脸，与人喝得兴起。见一位陌生人径直走进屋来，周二皮抬头斜睨了一眼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李子光便迅疾开枪，结束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。

亭山头炮楼的汉奸中队长刘传海闻知此事后，暴跳如雷。他责令手下人不惜一切代价，抓住李子光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敌人的内部情况不断被我方掌握，他们所筹到的粮、款也时常被我方截获。李子光的身份暴露后，敌人便把这笔账记在了他的头上。一时之间，他成了当地日伪军的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。刘传海的父亲，是时任平阴城伪警察大队大队长的刘绪安。他早就获知李子光是地下党，并四处张贴抓捕悬赏的告示，直言谁要是抓到李子光，称一称他有多重，就把多重的银元赏给谁。

### 五

出于对李子光的安全考虑，组织上决定将他调离五区，去往六区就任新职。由于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当面交接，这天，李子光来到黄河岸边的后张道口村。交代完所有事情后，已是正午时分。这时，有几个身着便衣的汉奸，提着匣子枪闯了进来。李子光见势不妙，一枪将其中一人击倒后，就势撤离，直奔临黄大堤而去。

那几个紧追而来的汉奸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们一边高声大喊着，让李子光放下武器束手就擒，一边连连向他射击。李子光一边奔跑，一边不时回击，直到打光了子弹。眼看就要钻进树林，却有两发子弹从背后飞来，打伤了他的肩膀和腿。李子光跌倒在地，那几个汉奸一起向他扑了上去……

船到黄河东岸后，他们直接把他押送到亭山头炮楼里。

李子光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已是次日清晨。他先是听到一声阴冷的笑，接着就看到了一个人影。那人影慢慢走到他身前，站住了。

“老兄，你好些了吧？”那人凑上前来，又挤出一声笑，问道。

李子光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“认识一下吧，我是刘传海。”

得知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头子，李子光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怒斥道：“可惜我认识你太晚，不然，你这条狗命早就保不住了！”说完，将一口带血的口水啐到了他的身上。

刘传海刚想发作，却又忍了下来。“事到如今，还这么有血性，是条汉子！”李子光十分蔑视地笑了：“废话少说，你们千方百计抓我来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”

刘传海嘴角又挤出一声假笑，说道：“那好，话既然说到这里，老弟就给你交个实底。你为共产党做的那些事情，我们都给你一笔笔记着呢。只要你从今后不再和我们作对，与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其他一切都好说……”

“妄想！”李子光不屑地打断他的

话，怒目圆睁，“你们刘家父子为虎作伥，甘当日本人的走狗帮凶，残害百姓、卖国求荣，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，还想让我与你们同流合污。做梦去吧！”

刘传海自取其辱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李子光深叹一声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念在同是中国人的份上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，就别再做这些坏事；如果你死心塌地认准了当汉奸这条道，要杀要剐就来个痛快，也好到你主子那里领赏去！”

刘传海悻悻地走了。在他的授意下，几个刽子手开始对李子光动用重刑。刺刀撬肋骨、火棍烙腋下、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……招数用尽，然而李子光咬碎牙齿，硬是一声没吭。

几天过后，刘传海终于泄气了，把李子光押送到平阴城汉奸头子刘绪安那里。

在平阴监狱里，刘绪安又对李子光进行了一番软硬兼施。

刘绪安允诺李子光，只要说出共产党的秘密，并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抗日活动，就放了他。然而，李子光紧闭唇齿，报以沉默。

“你真的就不怕死吗？”刘绪安恶狠狠地问道。

“怕死就不革命了”，李子光笑了声，厉声回道：“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怕什么？中国人如果都像你们一样，早就亡国亡种了！”

刘绪安咬牙切齿地倒抽一口冷气，说道：“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，只要写个悔过书，答应今后不再当八路，供出谁是共产党，谁是八路抗属，就可免你一死。”

“不要再费尽心机了，从我这里，你们什么也休想得到。”

刘绪安似被噎住了，半晌后才才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那好，我就成全了你吧！老子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！”

### 六

1945年初春，凌晨时分。已无计可施的刘绪安和行刑队的人一起，将李子光押送到了平阴郊外距黄河仅有咫尺之遥的刑场上。

刘绪安走到李子光面前，仍不死心地问道：“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到底说是说，还是不说？”

李子光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决绝地把头转向了别处。

这一下，刘绪安彻底暴怒。他伸出两根手指做了一个动作，几名刽子手即刻会意，一拥而上，死死按住李子光，眨眼间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。李子光满口鲜血，一边大声吼叫着，一边把一口鲜血啐到了刽子手的脸上。

看李子光拼命挣扎，喉咙里仍涌动着愤怒的吼声，刘绪安不可思议地皱了下眉头，旋即又做出了一个手势。一帮鬼头大刀便向着李子光落了下去……

生命的最后一息，恍惚之间，李子光隐约听到了黄河的涛声。那波涛轰然作响，拍打着高高的堤岸，如阵阵春雷，似声声怒吼，席卷着苍茫大地，滚滚向东流去。

## 最后一座山

■李 娟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天还未亮，班长早已打好了背囊，从炊事班领来了干粮。“今天要走30公里，体力消耗大，多吃点！”班长把自己没吃的鸡蛋塞到王鑫手里后，便招呼起了队伍。“动作都麻利点，马上准备集合出发！”

王鑫脚踏作战靴，背起背囊第一个冲了出去。寒风刺骨，将他冻得一激灵。“能坚持住吧？这比搞体能有趣得多。”行军两小时后，组织休息，班长来到王鑫身边。“坚持得住，班长放心，我能行！”王鑫语气很坚定，可隐隐作痛的脚底板让他少了点底气。

又行军近一小时，王鑫感觉脚底起了水泡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眼瞅王鑫开始跟不上队伍，班长也放慢了脚步。

“唉，我这脚咋还磨出水泡来了”，班

长把脚抬起来假装要给王鑫看，“这下可好，咱俩倒成难兄难弟了！”

“班长，还有多远啊？”王鑫弯着腰，把沉重的背囊向上颠了颠。

“还有最后一座山！”班长指着山说道。

“咱们来比一比，看谁走得快。”翻越了几座山后，班长挑起了话头。王鑫闷着头咬牙往前走，累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班长，还有多远能到啊？”王鑫索性一屁股坐在路边喘着粗气。

“还有最后一座山！”班长将王鑫从地上拉起来，推着他向前。

“好，走，看谁快一些！”王鑫推开班长的手，用力往前走，似乎有些赌气，“到底还有几座山，走了一座还有一座！”

班长追上去，和王鑫相互搀扶着……

“你看，这座山的山脚就是我们拉练的目的地了，我没骗你吧？”

晚上，王鑫想帮班长处理水泡，却发现他的脚一个水泡都没有。第二天拉练总结时，王鑫才得知他们第一天的行军路程不是30公里，而是60公里。